

穿越时空的对话

哈本厚

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。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。

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那一天,屈原与渔父的那段扣人心弦的对话,至今回响在我的耳畔:

这对话令我的魂灵乘坐思绪的骏马,跨越时空,来到一个浓雾紧锁的江边,见到一位脸色憔悴,身体枯瘦的老人,他一边行走,一边吟唱。

这位老人恰巧与渔父江边相遇,渔父端详许久,情不自禁地问道:“你不是三闾大夫吗?为何到了这种地步?”

这位憔悴枯瘦的老人说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

渔父说:“圣人不凝固停滞受外物的束缚,能够随从世俗不断改变自己。世上的人都混浊,你为什么不搅乱泥沙,扬起水波,同流合污呢?众人都喝醉了,你为什么也不去吃酒糟,喝薄酒一同烂醉呢?你为什么要想虑深远,行为高尚,让自己遭到放逐呢?”

屈原连连摇头回答:“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身于江鱼之腹中,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?”

渔父微微一笑,用桨敲击着船舷而离去,唱道:“沧浪之水清又清,可以洗我的帽缨;沧浪之水混又浊,可以洗我的泥脚。”

看到渔父如此安于现状,屈原仰天长叹,又不禁想起了楚国朝野的短视,顿感无地自容。楚国的大夫屈原早就瞧出秦昭襄王没安好心,屡次三番劝过楚怀王,要他联合齐国共同抗秦。可是楚怀王是个糊涂虫,终于听了靳尚、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。

“举世浑浊”“众人皆醉”,不愿意随波逐流苟活的屈原,就在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,抱着一块大石头,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。

附近的庄稼人得到这个信儿,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。可是,一片汪洋大水,哪儿有屈原的影儿。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,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。渔父很难受,他对着江面,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……

屈原以身殉国,警醒后人。屈原精神,万古流芳。

写儿歌

刘吉训

已步入老年的我,天天像个老顽童一样,常与小孙女说说笑笑,蹦蹦跳跳,写写画画……在与小孙女相处的日子里,我常常为小孙女写上几句儿歌,孙女唱着我写的儿歌,健康快乐地成长。我饶有兴趣地写儿歌,听儿歌,好像回到了童年。

夏天的晚上,我和小孙女在阳台上乘凉,小孙女指着空中的小星星,一颗、两颗……数呀数!我问她有多少颗星星,孙女噘着小嘴说:“爷爷,数不清啊!”这时我来了灵感,写了一首儿歌:“满天都是小星星,一闪一闪眨眼睛,爷爷叫我数一数,数来数去数不清。”

小孙女4岁时,在烟大幼儿园上小班。每逢下雨天,我和老伴便坐公交车去接她,我背着小孙女,老伴紧跟在后面给孙女打着伞,直奔公交站点。这雨中的祖孙两代,温馨,感人!回家以后,我很快写出一首儿歌:“小雨点,沙沙沙,一把小伞一朵花。大树撑开伞,保护小鸟家。蘑菇撑开伞,保护蚂蚁家。奶奶撑开伞,把我送回家。”

一次,我们回农村老家探亲,小孙女看到一位小哥哥在小河里捉青蛙。后来,我给小孙女讲了青蛙是专吃害虫的小动物,还给她写了一首儿歌让她唱:“小青蛙,呱呱呱,扁扁嘴巴大又大。河里游,岸上爬,常吃害虫保庄稼。哥哥请你放了它,人人保护小青蛙。”

写儿歌,唱儿歌,我与孙女乐呵呵!

便民贴

张昌伦

这天,我坐公交车去赶市郊的黄务大集。

途中,一位背着包的老太太起身走到司机跟前,问道:“师傅,我是外地的,请问去汽车南站咋走?”

司机笑了笑说:“大姨,您旁边挂着便民贴,上面写着呢!”

她低头一看:“啊,挂了一大排,这么多!”她随手撕下一张去汽车南站的,看了看,说:“下车东行70米,这便民贴真便民!你们公司为乘客想得真周到!”说着,她向司机伸出大拇指点赞。

“以前,我们司机经常遇到乘客问路,影响了开车,不安全。”司机说,“我们公司领导征求大家意见,从方便乘客和行车安全两方面考虑,推出了便民贴的举措。”

“你们这是细节致胜!”花甲老太笑着说。

回到座位上,她又对邻座的乘客说:“我退休后,到过的地方不少,都没来烟台感触深!真是山海美城,文明烟台!”

“大姨,我们烟台可是多年的全国文明城市!”一位女青年自豪地说,“有时间就多在烟台体验体验!”

“家有急事要回去,以后一定再到烟台来!”说着,她竟不由自主地把便民贴放在胸口上,边轻轻揉搓边自言自语,“哈,便民贴,乘客的暖心宝啊!”邻座们听了,都相互瞅着笑起来。

蛋壳里的香椿芽

刘世俊

香椿树被称为“树王”,在老家有长寿和吉祥的寓意。

老院夹道里有棵香椿树,妈妈说是生我那年爷爷栽下的。那时,它才一人多高,光秃秃的像一根小棍儿。它第一次冒出嫩嫩的芽,妈妈说我刚过“百岁”,爷爷笑得龇开了牙,咽着口水围它打转,手伸了几次,却始终没舍得动它。

从我记事起,香椿小树发了疯地往上长,满树浓密的绿叶临风飒飒,肥厚硕大,支棱了一树繁茂的枝叶倔强地立在那里。

那年春分,爷爷安排俺爹登上梯子,踏上墙头,给那些饱满鼓胀的叶蕾扣上一枚枚的鸡蛋、鹅蛋壳。那是俺妈平日里做饭时小心翼翼地鸡蛋敲开铜钱大的小口,将蛋液倒出后积攒下的。香椿树光秃的枝头仿佛戴上一顶顶小白帽,又似结了一只只的蛋,远远看去,像香椿树上长了蛋似的。

爷爷说:“香椿扣蛋壳,早尝椿芽鲜。”夹道狭小脏乱,我挤进围着香椿树转,仰着脸看。有时忍不住就用葵花秆去晃晃那些蛋壳,真想摘下来看看那嫩芽长势。爷爷在吃饭时喋喋不休地告诉全家,让大家等着享用他的香椿蛋。

香椿蛋“熟”了,摘香椿叫掰香椿。爷爷吩咐俺爹将香椿蛋一一掰下又一一磕开,里面就有圆圆的一团黄绿色的嫩芽枝叶相交地紧紧拥抱一起。椿树的香气将空气调得浓稠,浓香和着鸡蛋的鲜香溢满一屋。因为没见阳光,那香椿也就更嫩;因为不透风,那孕育了一冬的香气也就更香更浓。

掰下来的香椿芽洗净,切成细末,加鸡蛋、葱、姜打汤,淋上麻油,拌到手擀面里,那就是香椿葱油打卤面了。

那年春分,我吃到了此生觉得最好吃的一次香椿芽。

“凉友”摇清风

刘志坚

小满前日,老天爷“发神威”,气温一下子就飙到了35℃。

年岁大了吹不了空调,我便翻箱倒柜找出一把竹骨折扇,轻轻一摇,顿获几许清凉。心中暗喜:这扇子着实没有辜负“凉友”的古称。

传说最早的扇子始于虞舜时期,那时的扇子并非用来消暑,而是招纳贤才的器物。晋代崔豹在《古今注·舆服》中记载:“五明扇,舜所作也。既受尧禅,广开视听,求贤人以自辅,故作五明扇焉。”所谓“五明扇”,即是把治国之道都写在了扇面上,明示大众。

后来,扇子逐渐变成了“障扇”,成为古代帝王出行时遮蔽风尘、彰显威仪的仪仗。但对老百姓而言,最看重的还是能在暑热天气里,摇出缕缕凉风的功用。

幼时,夏日傍晚,巷口的老槐树下就热闹起来。祖父总是摇着那把边缘都磨破了的蒲扇,招呼孩子们围拢过去,听他讲古。说到诸葛亮摇着鹅毛扇指挥千军万马时,他手里的蒲扇如孔明那般指点江山,全然忘了蚊虫横飞。而我们也听得入了迷,浑然不觉身上已被蚊子偷偷叮出了一连串的红疙瘩。

扇子的花样繁多,一柄一故事,一摇一春秋。富家小姐的团扇上绣着并蒂莲、戏水鸳鸯,轻摇间流转着娇羞与心事;庄稼汉的大蒲扇“扑棱棱”连摇带扑打,驱赶着蚊虫、暑气和疲惫;杨家老祖那把檀香扇更是个宝贝,镂空扇骨精雕牡丹,一摇便香透半条街,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殷实。从宫廷华美的羽毛扇,到街边两元一把的麦秆扇,再到各式竹骨折扇——无论殿堂之高还是庖厨之卑,一把扇子摇开,便是各自的清凉天地。

文人墨客与扇子的故事,更是可以装满几箩筐:王羲之给老妪题扇,让平凡的竹扇身价倍增;杨修在扇面误点成蝇,展现出惊人的巧思;苏东坡画扇判案,用一支笔化解了匠人的困境……这些故事看似风雅,细细品味,却满是人间烟火与生活智慧。

扇子的讲究也不少。因“扇”“善”同音,故“持扇”便有了“持善”的寓意。古代文人互赠扇子,多含有向善的期许和共勉。我曾在古玩市场见过一把古朴的折扇,上面“奉扬仁风”四个字清晰可辨。指尖抚过不知何年何人临别相赠的折扇,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的殷切,像极了长者叮嘱晚辈时,那些朴素又实在的唠叨,温暖而真挚。

扇子冬藏夏出,比日历还懂时节变换。竹骨撑开时,发出铮铮作响的声音,好似君子挺直脊梁,坚守气节;收起来时,又乖巧得能揣进袖兜,低调内敛。一开一合间,把国人能屈能伸的变通哲学,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如今,我轻摇这把旧扇,听竹骨吱呀作响,忽然明白:“凉友”摇出来的哪里只是清风,分明是渐行渐远的时代剪影,是市井檐下摇落的细碎欢愉,更是千年智慧在开合间的絮语叮咛。